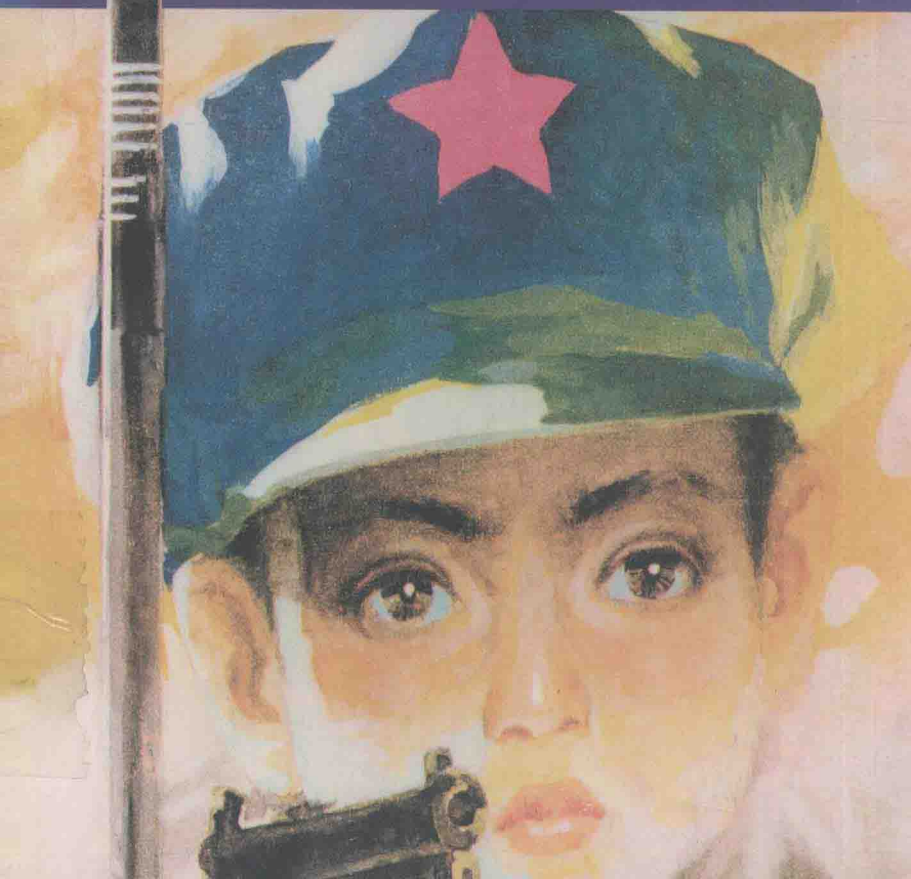


铁笔游击队

罗 滨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

铁笔游击队

罗 滨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铁 笔 游 击 队

罗 滨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6.625印张 插页136千字

1981年11月第1版

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- 21090

书号：10173·272 定价：0.49元

目 录

第一章

好战友	1 - 9
名字的来历	9 - 16
杨梅树下	16 - 26

第二章

北斗星	27 - 36
手痒痒的	36 - 48
火花,火花	48 - 59

第三章

火红的枫叶	60 - 69
出发	70 - 78
小叮当	78 - 90

第四章

小小月桂千里香	91 - 100
老狐狸落网记	100 - 110
还我妈妈	110 - 119

第五章

侦察	120 - 131
活捉陈大棒	131 - 138
欢腾的山寮	139 - 148

第六章

四喜临门	149 - 159
牵野牛	159 - 167
望远镜	167 - 175

第七章

黑夜送传单	176 - 185
今天他姓郭	185 - 196
解放锦鸡圩	196 - 209

第八章

留念、留念	211 - 220
奋勇前进	221 - 233
竹笋的故事	233 - 243
大战羊角岭	243 - 255

第九章

总编辑室的灯光	256 - 269
再见,绿色的柑园	269 - 276
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	277 - 288

第十章

黄昏的枪声	289 - 300
他是穷老倌	300 - 312

白胡子爷爷	313 - 322
第十一章	
铁锤叮当响	323 - 335
水帘洞	335 - 344
鬼见愁	344 - 355
第十二章	
牵着他的鼻子转	356 - 369
救师傅	369 - 378
老团长下山	378 - 389
第十三章	
金鸡织锦	390 - 400
我有真家伙	400 - 408
永不凋谢的山茶花	409 - 420
誓言	420 - 430
第十四章	
好戏	431 - 440
鱼眼亮晶晶	440 - 450
痛歼丧家狗	450 - 461
尾 声	462 - 468

第一章

好战友

一九四六年夏天，小石生满十一周岁了。他是办油印报的“铁笔游击队”里最小的战士。因为他说起话来十分喜欢用“呼啦一声”这个词儿，所以游击队的叔叔阿姨们，都打趣地管他叫“小呼啦”。人家问起他的过去，他总是忽闪着水晶般的小眼睛，有力地挥动着一双小拳头，回答说：

“呼啦一声，我妈生下了我，后来，又呼啦一声，我就十一岁了……”

游击队的女报务员林红，听小呼啦这样一说，连眼泪都笑出来了。她接上话头问小呼啦：“你知道吗？你妈生下你那阵子，是多么艰苦啊！养大你，就更不用说啦。怎么会‘呼啦一声’呢？”

小呼啦唤林红为“红姨”。在他眼里，红姨聪明、勇敢、和气，会讲故事，又能干，不论收报还是翻译电讯，呼啦一声，就把一叠叠工工整整的电讯稿送到编辑部，而编辑部的同志呢，也总是伸出大拇指夸奖红姨，说她是游击队里

的红色报务员。小呼啦的妈妈原先也是在油印报社工作的，自从调去武工队之后，小呼啦就跟红姨一起吃饭、睡觉。红姨经常给小呼啦讲战斗故事，讲革命道理，还教他收听“嘀嘀哒”。当小呼啦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红姨便把他抱到怀里，给他吃药，抹“万金油”。看见红姨在工作，他就在山寮边学写字，认字，看见炊事员阿姨在煮饭了，他就勤快地帮助烧火、洗菜，忙得很哪。

现在，小呼啦看到红姨连眼泪都笑出来了，心里有点委屈，他想：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呢？为什么你要笑得这么厉害？小呼啦觉得要解释一下，便正正经经地说道：“干革命，就得这样哩！”

小呼啦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要从他和阿九叔叔的一段争论谈起。

警卫排的排长阿九叔叔，黑虎虎，胖鼓鼓，原是“长胜支队”的神枪手，小呼啦最佩服他。有一次，游击队袭击一个伪区公所，阿九叔叔一枪打中了伪自卫队队长的左脚。他正想冲上去缴伪自卫队长的驳壳枪，却被四、五个敌人挡住，冲不上去，结果伪自卫队长逃跑了。

小呼啦后来知道这件事，就批评阿九叔叔说：“你真是呀呀呜！要是别人呀，准会呼啦一声冲上去，把驳壳枪缴过来。”阿九叔叔一听，就伸手刮他的脸皮说：“什么都‘呼啦一声’，你为什么不呼啦一声，认识它三千个字呢？……”

小呼啦抢过话头说：“嘿！我当然要呼啦一声，认识好多好多的字啦！干革命就得这样哩！”

“说得好！说得好！”还是红姨最先明白了小呼啦的意思，这“呼啦一声”，指的是勇敢、顽强，说干就干，绝不拖沓。

林红这么一说，阿九叔叔便不再刮脸皮了，而是亲昵地抱起小呼啦，说：“好，小呼啦，下次我同你一起去打仗，碰到敌人，我们就呼啦一声……怎么样？”

小呼啦咬着阿九叔叔的耳根，说：“到时候啊，我同你就呼啦一声，把敌人的二十响枪缴过来……。”

然后，两人心领神会地脸对脸大笑起来。

现在，正是暑天，小呼啦随着“铁笔游击队”转战在闽粤边区的大山里。这里山花烂漫，芒草青青，站在山头上，南边可以了望潮汕平原，西边可以俯瞰梅江两岸。山上有红梅、岗稔和糖梨，树上的“知了”叫个不停。这天早晨，薄雾弥漫，泉水叮当。哨子一响，游击队的叔叔阿姨们便全副武装从寮子里跑出来，排成整齐的队伍，在草坪上操练。

小呼啦并没有听到哨音，后来，红姨打背包，穿草鞋的声音把他吵醒了。他张开眼一看，只见红姨已经跑出去了。于是，小呼啦一骨碌翻身下床，折叠好被子，拿了木枪，就一阵风似的往操场上冲去。

小呼啦这支木枪，足有两尺长，是阿九叔叔特意做好送给他的。小木枪跟随小呼啦已经半年了。你看，现在小呼啦带着它，正冲到操场旁边的土墩上，迅速卧倒，把枪口对着小路边的一棵老松树呢。

“目标——蒋光头！”小呼啦自言自语地在练瞄准。

这个“蒋光头”，原来是一个挂在松树枝上的黑蚂蚁巢，椭圆形，外表光滑，灰白色，象个秃头。有一次，小呼啦在这树下练瞄准，巢里的大蚂蚁竟敢悄悄地爬下来，乱咬他的脖子和膈肢窝。小呼啦气极了，狠狠地瞪了蚂蚁巢一眼，悻悻地骂道：“蒋光头，我总有一天，呼啦一声，把你干掉！”现在，小呼啦正怀着满腔仇恨，高度集中注意力，

要把“蒋光头”打个稀巴烂。

瞄着，瞄着，忽然之间，一个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的影子，出现在他的瞄准线上。小呼啦发急了，大声喊道：“别走近！别走近！要是你的屁股碰到我的子弹，我就会罚烧饭三个月啊！”

那个影子，先是迟疑地放缓脚步，后来，又快步冲了过来。

小呼啦气极了，立即站起来，冲着人影跑去，准备狠狠地批评一下这个破坏军事训练的家伙。

但是，当他们两人接近时，小呼啦却看傻了眼。这是一位十分威武的游击队叔叔：赤红的脸膛，高高的鼻梁，大约二十四、五岁，眼睛象清清的山涧泉水，把小呼啦的影子照得一清二楚，眉毛浓浓的，往上翘起，象刚刚绽蕊的嫩松枝，个子不胖不瘦，不高不矮。小呼啦心里说：这是一个多棒的游击战士啊！

这时，小呼啦双眼一忽闪，又转向这位叔叔腰间别着的，惹动他心思的驳壳枪。这也是“二十响”吧？啊！盒子枪屁股边还飘着一条红绸布呢。

“小家伙，你在干什么，吵吵嚷嚷的？”正在小呼啦呆呆地看着的时候，这位叔叔先开口了。

小呼啦一听，嘴巴噘得老高，心里在嘀咕：“什么，‘小家伙’？你得称我小同志呀！至少也得叫一声‘小呼啦’。”他庄严地正了正红星帽，正想跑开，忽又听到一声亲切的呼唤：“小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原来，这位叔叔看出了小呼啦的心中想着什么，马上换了口气。

这一下真灵。小呼啦一听，心里便想：“这样叫我还差

不多。”于是满脸堆笑地说道：“我叫小呼啦！”

“小呼啦？唔，这名字好呀！”这位叔叔一边说，一边点头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陈刚。”

小呼啦一听，情不自禁地一拍大腿，说：“啊呀，你就是王涛支队的陈刚？”小呼啦高兴极了，跨前一步，抓住陈刚的手臂拚命地摇着，“你不是在渡船上缴过敌人的两支枪吗？哈哈！这回真碰到你啦！”

小呼啦在自己高兴的“哈哈”声中，想起了陈刚缴枪的故事。那是红姨在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躺在床上睡觉时给他讲的，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呐。

汀江南岸一个渡口。有一天晚上，来了两个挎着短枪的伪县警队的人，他们是来向伪保长收壮丁费的，已经折腾了一天，正急着回城。这个消息给正在村里做群众工作的游击队排长陈刚听到了，便换上便衣，扮成商人模样，提了两瓶酒和一斤腊肉腊肠，来到船上。敌人一见来了吃的喝的，在装腔作势地盘问搜查一通之后，便开始挤眉弄眼，搔首吞涎地瞅着酒肉了。

“老总来两盅烧酒吧？”陈刚看到敌人的饿鬼相，感到时机已到，便首先招呼道，“这里还有五香腊味哩！”

渡船工人一眼认出这个“商人”是游击队的陈排长，便主动配合，说道：“我这里柴火方便，我给你们蒸熟送来。”

挎驳壳枪的瘦长家伙一听见招呼，瞟了一下挎左轮的肥猪一般的家伙。肥猪涎着脸说：“也好，我们从那么远下乡公干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是得喝上它几盅，缓口气，提提神。”

于是陈刚开酒，渡工蒸肉。不一会儿，端了上来，两个家伙便象饿狗似的吃喝起来了；因为天气热，酒性又烈，两杯

下肚，便额头沁出汗珠来了。两人先后把手枪解下，放在旁边，开怀地对饮起来。渡工和陈刚从旁劝酒，两个家伙越喝越多，慢慢地醉了。瘦长家伙先瘫软下去了，不久，胖子也“哇”的一声呕吐开了。

正在这时候，一艘汽船，满载敌军，从上游开来，在黄昏时分星月的照亮下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架在船头的机枪。陈刚趁机向渡工递了个眼色，然后对肥猪说：

“你们两位弟兄，因公出差，吃得这样醉醺醺的，要是给汽船上那些人看见了，恐怕不方便，人家是保安团，派头大，会刁难人的。我劝你们暂时到舱底去休息一会儿，躲过他们，再上来吧。”

肥猪又“哇”的一声吐了口腥秽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老板讲的对，我们下舱去……”

说着，他“咕咚”一声，滚入舱底去了。一会儿，他又抬起头，指着早已瘫倒的瘦长家伙对渡工说：“那个死狗，给我拖……拖下来。”

渡工跨步上前，把“死狗”拽入舱底。这时，陈刚眼捷手快地将瘦长家伙的驳壳枪放到另一个舱底。然后，自己钻进船篷躺下，拖了一条被单蒙上，呻吟起来。

敌船经过渡口时，放慢了速度。汽船上有人喝问：“船上什么人？共几个？”

渡工从容地回答道：“有个霍乱病人，要赶快送到城里去住医院，正在又吐又泻哪！”

汽船上的敌人，一听说是霍乱病，便掩着鼻子，催舵工快快离开渡口。

不一会儿，汽船过去了。陈刚示意渡工把船撑到江心，插好竹篙。这时，陈刚“唰”地拔出手枪，揭了舱板，看到

两个家伙都呼呼入睡了，便伸手去缴肥猪的短枪。肥猪一惊，醒了，拼命挣扎，连忙夺枪。

“别动！老子毙了你！”陈刚严厉地低声说。

就这样，一下子缴了两支短枪。……

小呼啦从回忆中醒来，又仔细地望着陈刚那副清澈如泉的眼睛，好久，好久，他在心底里对自己说：“这就是在渡船上一次缴到两支枪的英雄啊，我得仔细地瞧一瞧。”瞧着，瞧着，他忽然高声喊了起来：“陈叔叔你什么时候看到渡船上有敌人，就带我一起去。啊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陈刚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小呼啦严肃地说道：“到时候，我看到敌人在渡船上，就呼啦一声冲上去，把敌人的枪缴过来！”

陈刚大笑着说：“啊，说得那么容易！”他觉得眼前这个小战士真有意思，爱抚地摸着小呼啦的头，问道：“你是哪个游击队的战士啊？”

“铁笔游击队！”小呼啦自豪地说。

陈刚说：“啊，太好了，我就是来这里的，算是到了家了。”

小呼啦跳了起来：“啊，真是太好了，以后我有事就找你，啊？”

陈刚说：“好的。哎，我先问你，你们为什么叫‘铁笔游击队’？”

小呼啦象背书似的说道：“‘铁笔游击队’一手拿钢枪打敌人，一手拿铁笔办报纸。”

“啊，说得不错！”陈刚笑呵呵地点点头。

“不过，拿铁笔那有拿枪过瘾呢？”小呼啦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啊？……”陈刚正要反问一句。为什么？”可小呼啦马上又问道：“叔叔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我来这里当一名铁笔游击队队员，你赞成吗？”

“我赞成，我赞成！”小呼啦拍着小手跳起来说：“陈刚叔叔，什么时候你帮我缴一支短枪。行吗？”

“行啊，行啊！”陈刚爽快地答应了。显然，陈刚已被这位小同志缴枪的强烈愿望感动了。

这时候，陈刚看见大家正在操场上聚精会神地练习瞄准，投弹，拚刺……便拽着小呼啦在土墩上坐了下来。

小呼啦羡慕地伸出小手，摸着陈刚的驳壳枪，小声说，“缴一支象你这样的‘二十响’，多带劲啊！”

“这枪你还背不动哪。”陈刚边说，边把木盒子驳壳枪挂到小呼啦的肩膀上。

小呼啦个子小，驳壳枪挂不起来，他只得把枪扛在肩上，跑了一圈，然后来个卧倒姿势，举枪瞄准那个“蒋光头”。

陈刚看到这姿势，问道：“喂，你刚才对我嚷一些什么呀？”

“我是说，如果你碰到我的子弹，我就犯了大错误，会受处分——罚到厨房做饭三个月。”小呼啦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这是‘铁笔游击队’的规矩？”陈刚问。

“这是纪律，有人犯过。”小呼啦说。

“喔，你的纪律性很强！”陈刚赞扬道。

小呼啦和陈刚“呼啦一声”就成了好朋友。小呼啦从心底里感到高兴。他拉着陈刚的手，朝着正在做完早操的同志们喊道：“新战友来了，新战友来了！欢迎，欢迎！”

听见小呼啦的喊声，林红等好几个同志一起迎向陈刚，

争着同陈刚握手。

“陈政委，等了你好几个月了！”林红说着，又转向小呼啦，介绍说：“小呼啦，这就是我们的陈政委。”

陈刚笑着说：“我们是老相识了。对吧！小呼啦同志？”

小呼啦一个猛劲从陈刚手里把背包抢过来，背在背上，就带着陈刚大步向寮子走去。

名字的来历

小呼啦的原名叫石生。说起“石生”这个名字的来历，还有一段故事哩。

这是一九三五年的春天。闽粤赣边境上的白石村小学校里，新来了两个教员：一位男的名朱洪，二十七，八岁，大个子，高鼻梁，脸色红润，声如洪钟，性格粗犷，说话火辣辣的，一位女的叫李华，二十五、六岁，中等身材，眉清目秀，性格文静，说话井井有条，做事十分有毅力。他们是一对青年夫妇，女的已经怀孕六个月，由党组织派来做地下工作的。这里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根据地，成立过苏维埃政权，组织过农会和赤卫队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搞得热火朝天，群众基础好。自从五年前敌人在这一带实行烧光，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后，白石村田园荒芜，十室九空，一片凄凉景象。村里剩下的人和从外地陆续回来的群众，多么渴望亲人红军早日回来呀。因此，朱洪夫妇的到来，给山村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温暖。

朱洪和李华白天给孩子们上课，晚上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。他们利用星期天，同农民一起上山砍柴，下地种田，还经常访问烈士家属，鼓励他们继承烈士遗志，革命到底。这样，不到半个月，房里门外，田头地尾，人们就议论开了：“这两个教书先生说的和做的，同当年红军说的做的一个样。他们和我们口对口，心贴心，看来是我们的人哩。”

“红军快来了，难怪今年元宵，树上喜鹊喳喳叫个不停呢！”

是啊，朱洪、李华的到来，说明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烈火一直在燃烧，终有一天，它将在闽粤赣边区越烧越旺，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，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地狱。

山间和暖鸟先啼。在这个老苏区，十四、五岁的孩子们，虽然“闹红军”那一阵子，他们还只八九岁，但由于平时喜欢听老一辈讲苏维埃、红军和赤卫队的故事，现在又有两位先生给他们讲当今天下大事，讲红军长征的战斗，他们的政治嗅觉往往也是灵敏的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识字班下课后，有一个男孩子硬是不肯走，要求李华回答他心里积压了好久的问題：“听说，北方许多地方有专打白狗子的红军，为什么我们这山区没有呢？”

李华一看，问话的是日班高小一年级学生阿九，他白天已上了课，晚上又来参加识字班。这个男孩子长得方脸大眼，矮矮胖胖，粗嗓门，虎虎有生气，说话时，总是攥着拳头，好象随时准备找到目标打出去一样。

李华听阿九这么一问，开始觉得有点突然，接着，心里油然而喜。她高兴地意识到，革命的火种已经重新燃烧起来，青少年都开始觉醒了。但是，她现在却没有表露这种感

情，只是平心静气地说道：“你怎么晓得我们这山区没有红军呢？”

老师的回答，使阿九睫毛一扬，欣喜地喊道：“李老师，那么照你说来，我们山里也有了？……”他把右拳在左手心上沉沉一击，加上一句：“十分顶瘾！”

李华已经猜透了阿九的心思：一定要把老师心里的秘密抠出来。但是，现在还不是告诉他的时候。于是便避开正面回答，说：“好，阿九，你记住：有石，就有火，就会燃烧。有压迫，就有反抗，就会有拿枪的人。”

阿九这孩子，憨厚地望着老师那清癯的脸庞。那脸上，充满着期望、欣喜而又神秘的微笑。

当晚，李华把阿九的情况告诉了朱洪。

朱洪听了，心情激动地说：“好，我们的努力，已经见到效果，连孩子都想着要拿枪了。你看，这不是形势很好吗？”

一天晚上，朱洪到上村上完课，就要回去，阿九忽然跑来悄悄告诉朱洪说：“我爸爸请你去一下。”

“我替陈大伯写封家信就去。”朱洪说。

“我爸说，请你赶快去。”阿九催促他。

于是，朱洪急忙来到阿九家里。人一进去，门就被关上了。老汉小声告诉朱洪说：“这上村，有个伪保长。这几天，他鬼鬼祟祟，到处打听你们给学生讲什么，跟什么人来往。今天晚上，我又看到这里有人叫他去，不知搞什么名堂。你们可要小心啊！”

朱洪感谢老人的关心，告辞出来后，阿九一直护送朱洪到学校。在路上，阿九要求说：“老师，你领导我们组织赤卫队，象‘闹红军’那时一个样，同白狗子干好吗？”